

我更爱你的心灵

[俄] 屠格涅夫 等著 沙金

译



中西書局



我更爱你的心灵

外国戏剧集（上）

〔俄〕屠格涅夫 等著

沙金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更爱你的心灵 / [俄] 屠格涅夫等著; 沙金
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4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教育传承系列丛书)
ISBN 978-7-5475-0764-3

I. ①我… II. ①屠… ②沙… III. ①世界文学-作
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815 号

我更爱你的心灵

[俄] 屠格涅夫 等著 沙金 译

责任编辑 贺寅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 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764-3 / I · 116

定价 98.00 元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教育传承系列

总 序

上海戏剧学院作为一所具有丰厚历史积淀的高等艺术院校,即将迎来她七十周岁的生日。

七十年来,几代上戏人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使学校发展壮大到目前华山路、莲花路、虹桥路以及正在筹建的浦江镇等几大校区;七十年来,学院已逐步形成了包括戏剧、戏曲、影视、音乐、舞蹈、美术、设计、管理、创意等的演艺类综合艺术学科群体系;七十年来,学院已拥有了一支实力雄厚、治学严谨、教育与行业对接、教学与研究并行的多元师资队伍;七十年来,学院已培养了近万名艺术专门人才,被誉为我国艺术教育的“第一方阵”成员。历届毕业生中已有一大批成长为戏剧、影视、美术及戏曲、舞蹈等艺术领域里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作家和艺术家,为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院在七十年发展中形成的艺术教育经验和办学传统,是几代上戏人集体智慧的积累和结晶,一直是这所学校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所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现实上戏是历史上戏的发展,这使得我们这代人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起点上。这些宝贵财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而获得不断的继承、调整和发展,对今天学院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和发展思路具有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学院在六十周年前后专门制定并实施了以本院离退休专业人员为对象的“霞光工程”项目,以保护和挖掘这些不可再生的,有些是具有“唯一性”价值的文化艺术资源。该项目自立项以来,成功举办了“闵希文先生油画近作展”、“周本义舞台设计作品展”;出版了《上海戏剧学院霞光文艺研究丛书》一套十本,以及《京剧脸谱图集》;资助编印、出版了多部专业著作和教学实践总结;协办了陈多、赵兵、倪传钺等老教授、老艺术家的研讨会,以及举办知名作品《白毛女》、《年青的一代》等的创作、演出座谈会;进行了《五代同堂贺百岁》等演出,复排了封尘多年、濒临失传的昆剧经典剧目《寻亲记》……这些举措与活动在上海美术界、戏剧和戏曲界取得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也受到了全校离退休老教授的欢迎和好评。

在总结“霞光工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艺术教育传承”项目开始启动和实施。这一项目从名称就直接反映出其内容和意义所在,表明实施该项目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将老教授、老专家们终其一生积累下来的艺术教育理念、宝贵艺术技艺和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以尽可能完善的方式来保存下来。这既可以传承学校深厚的艺术教育传统、抢救艺术成果,也可以充分挖掘学校的人才资源优势、丰富学校的教材建设,还可以给年轻教师、学子以指导和启迪……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艺术教育传承”项目的内容,大致包括资助具有相当艺术水准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教授、专家出版艺术教育研究著作、专业教材、画册,拍摄影像资料,进行文献整理,举办作品展和学术研讨活动,等等。今天,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艺术教育传承”系列丛书即是该项目的组成部分。

衷心感谢老教授、老专家们孜孜以求数十载,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感谢所有为这个项目付出辛劳、默默奉献的同志,感谢中西书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相信大家所齐心合力从事的,是一项为我国艺术教育的大厦添砖加瓦的工作,也是一项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光荣事业。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教育传承”项目组

目 录

外国戏剧集(上)

单身汉(三幕喜剧)

[俄]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 1

村居一月(五幕喜剧)

[俄]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 76

附录 《村居一月》的发表和演出 / 181

万尼亚舅舅(四幕农村生活场景)

[俄] 安·巴·契诃夫 / 185

萨什卡(根据维·康德拉季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

[苏] 谢尔盖·科科夫金 / 228

天灾(轻松喜剧)

[苏] 勃·拉策尔 沃·康斯坦基诺夫 / 261

迟暮之年

[苏] 阿·伽林 / 304

外国戏剧集(下)

独幕剧

青蛙监督员

[罗马尼亚] 维克托尔·叶夫基米乌 / 363

克里斯托巴里先生的戏棚(木偶闹剧)

[西班牙] 费·加·洛尔迦 / 379

瞬息间的幻影

〔苏〕列奥尼德·连奇 / 395

海德堡的哈姆雷特

〔德〕汉斯·菲佛 / 408

审婚(有序幕和尾声的独幕喜剧)

〔罗马尼亚〕斯·哈尔拉姆普 / 434

通向黎明的路(没有站点的下坡路)

〔俄〕奥列格·博加耶夫 / 454

休息日

〔丹麦〕雷克·费舍尔 / 493

电影文学剧本

士兵之歌

〔苏〕瓦·叶若夫 格·丘赫莱 / 528

附录 致《电视·电影·文学》编辑部 / 594

纪事小说

……我更爱你的心灵

〔苏〕阿·库兹涅佐娃 / 595

附录 / 617

单身汉^{*}

(三幕喜剧)

〔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是19世纪俄国有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和现实主义作家,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1843年春,屠格涅夫和他的最早师父李根共同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标志着他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此后他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食客》《首席贵族的早餐》《单身汉》等,主要反映贵族生活和风习。1855年屠格涅夫发表著名剧本《村居一月》,开始逐渐关心知识分子与贵族的冲突问题。1862年发表《父与子》,主人公巴扎罗夫狂傲,重视行动,重视科学实验,是作者假想的新人形象,但因此遭到民主派的抨击。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的社会现象,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其作品主题鲜明,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尤其善于刻画自然景物的瞬息万变,并赋以诗意和哲理。

* 最初刊于《祖国纪事》1849年第9期。1849年10月在彼得堡搬上舞台,这是屠格涅夫的戏剧作品首次正式上演。演出获得了成功。这个戏现在是莫斯科俄罗斯军队剧院的保留剧目,仅从1992年2月到1993年11月间就演出了57场。

人 物

米亥洛·伊万诺维奇·莫什金 八品文官,五十岁。是个活跃、忙碌、善良的老人。容易激动和相信别人,待人忠厚。

皮奥特尔·伊利伊奇·维利茨基 十品文官,二十三岁。是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爱面子的人。

拉季翁·卡尔洛维奇·丰·丰克 九品文官,二十九岁。个性冷漠,鼠目寸光,带着迂腐习气,遵守各种礼节。就像许多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一样,过于清楚地、准确地说着每一句话。

菲利普·耶戈罗维奇·什蓬季克 地主,四十五岁。一个自以为有学问的人。

玛丽娅·瓦西利叶夫娜·别洛娃 住在莫什金家中的孤儿,十九岁,普通的俄罗斯少女。

卡捷丽娜·萨维什娜·普里亚什基娜 玛丽娅·瓦西利叶夫娜的姑妈,四十八岁,是个多嘴多舌的、好哭的、本质上极为自私的女人。

阿尔基维阿特·马尔特诺维奇·索佐梅诺斯 丰克的朋友,三十五岁,希腊人,五官粗大,额头窄小。

玛兰妮娅 莫什金的女厨师,四十岁,一个愚拙的芬兰女人。

斯特拉季拉特 莫什金的童仆,十六岁,生来愚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蠢。

米季卡 维利茨基的仆人,二十五岁,在彼得堡长大的机灵的仆人。

邮递员

[故事发生在彼得堡:第一、三幕在莫什金住所。第二幕在维利茨基住所。一、二幕之间相隔五天,二、三幕之间相隔一星期。]

第一幕

[舞台上是一间既不豪华也不简陋的官家客厅。右边有两扇窗户;窗户之间有一面镜子。镜子前面放着一张小桌子。正面有一扇通向前厅的门,左边的一扇门通向另一间房间。客厅左边放着一张长沙发、圆桌和几把沙发椅;

右边的角落用绿色的屏风挡起来了。斯特拉季拉特躺在长沙发上。墙上的钟敲了两点。

斯特拉季拉特 一……二……两点钟了，老爷怎么还不回来？（沉默）我好像是睡了一会儿。（又沉默）我觉得肚子又饿了。（吹口哨，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把它打开了）啊唷，真不得了，这么多字，这么多字！来看看这一句……这一句可真够长的！（开始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s—h—i——是；z—u—i 最——是最；w、e、n——文——是最……是最……是最文；m、i、ng——明——是最……是最文明；d、e——的——是……最……文明的；r、e、n——。

〔前厅门铃响。斯特拉季拉特起身，但书仍拿在手里。

r、e、n——人——是最……是最文明……

〔门铃又响了。

呸，见鬼！这怎么能学得会看书呢！（把书扔到桌上便跑去开门）

莫什金 （上。他腋下夹着大糖块；一只手拿着瓶子，另一只手提着放女式帽子的硬纸盒）你大概又睡觉了！

斯特拉季拉特 没有。

莫什金 是啊……可以相信你。（用脖子和肩膀示意糖块）给你，拿去。送到玛兰妮娅那里去。

〔斯特拉季拉特取下糖块。莫什金走到客厅正中。斯特拉季拉特想下。

玛丽娅·瓦西利叶夫娜在家吗？

斯特拉季拉特 不，不在家。

莫什金 你知道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把硬纸盒和瓶子放在桌上，并从衣袋里取出纸袋）

斯特拉季拉特 不知道。她的姑妈来找过她了。

莫什金 什么时候？

斯特拉季拉特 有一个小时了。

莫什金 我不在家的时候皮奥特尔·伊利伊奇来过没有？

斯特拉季拉特 没有。

莫什金 （沉默了片刻）你去吧。对了，顺便叫玛兰妮娅来。

斯特拉季拉特 是。（下）

莫什金 (摸衣袋)好像什么都没有忘记。该买的都买了。对。一点不错。(从衣袋里取出纸包的小玻璃瓶)香水也有了。(把小瓶放在桌上)都几点了?(看钟)两点多了。维利茨基怎么还不来?(又看钟)两点多了。(把手伸到上衣口袋里)他要的钱也准备好了。(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忙得团团转,不过,这可是一件大事!

〔玛兰妮娅和斯特拉季拉特上。莫什金急忙问。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斯特拉季拉特 是星期五。

莫什金 那当然。(对玛兰妮娅)午餐的事情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玛兰妮娅 准备了。怎么能不准备!

莫什金 菜好吗?

玛兰妮娅 好。怎么能不好!

莫什金 你到时候可别来不及。东西都有了吗?

玛兰妮娅 那还用说!都有了!

莫什金 什么都不需要了?

玛兰妮娅 什么都不需要。拿一瓶马德拉葡萄酒吃炖猪肉的时候喝。

莫什金 (把桌上的瓶子递给她)这瓶马德拉葡萄酒给你,拿去吧。你可别大意,玛兰妮娅,菜做得好一点。今天我们家有客人来吃饭。

玛兰妮娅 是。

莫什金 没有别的事了,你去吧。

〔玛兰妮娅下。

斯特拉季拉特!把新的燕尾服给我准备好,还有领结,听见了吗?

〔斯特拉季拉特也下。莫什金停下脚步。

我干什么像个疯子似地跑来跑去?(坐下来并用手帕擦脸上的汗)我累得真是够呛!……

〔门铃响。

这是谁?大概是维利茨基。(细听)不对,不是他的声音。

斯特拉季拉特 (上)有位先生想见您。

莫什金 (急忙)哪位先生?

斯特拉季拉特 不知道,不认识的。

莫什金 不认识的? 那你应该问一下,他是谁?

斯特拉季拉特 我问过了。他说,他要见您本人。

莫什金 奇怪! 那就请他进来。

〔斯特拉季拉特下。莫什金不安地注视着门。什蓬季克上。他穿一件长的灰黄色的常礼服。〕

什蓬季克 (走近莫什金)您认不出我了?

莫什金 我? 我,说实在的,好像……不认识。

什蓬季克 (友善的责备的口气)米沙! 米沙! 你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

莫什金 (细看)难道是? ……可不是……不错……是菲利普?

〔什蓬季克张开双臂。〕

什蓬季克!

什蓬季克 是我,米沙,是我……

〔互相扑过去拥抱。〕

莫什金 (断断续续地)朋友……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多久了? 你坐。我真没有想到……真是难得……

〔他们又拥抱。〕

坐,坐。

〔两个人坐下来,并相互注视着。〕

什蓬季克 嘿嘿,老哥,我们俩可老多了!

莫什金 是,老弟,是啊! 老了,老弟,老了。这还用说? 我们大概将近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吧?

什蓬季克 是啊,有二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米沙,啊? 你还记得……

莫什金 (打断他)老弟,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什蓬季克·菲利普在彼得堡,在我的家里,啊? 欢迎光临,朋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什蓬季克 瞧你说的! 官员还不好找吗? 我知道你在哪个部工作。去年夏天阿尔达利翁·库钦到我的庄园来过……你还记得阿尔达沙·库钦吗?

莫什金 哪个库钦? 啊,对了,是不是娶了卡拉瓦耶夫商人的女儿的那个,而且,我记得,没有拿到嫁妆的那个人?

什蓬季克 是他,正是他。

莫什金 记得,记得。他还健在?

什蓬季克 当然健在。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你工作的地方……对了! 卢皮努斯让我向你问好。

莫什金 是伊万·阿法纳西伊奇?

什蓬季克 什么伊万·阿法纳西伊奇! 他早就不在世了。是他的儿子,瓦西利……记得吗? 他还是个瘸子。

莫什金 噢,对了,对了。

什蓬季克 就是他。他现在在我们那里当法官。

莫什金 (摇头)真不简单!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对了,顺便问一下,本久科夫还健在吗?

什蓬季克 健在。他还能有什么事? 去年他把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德国人,是个土地测量员。对了,对了! 本久科夫也让我向你问好。我们大家都经常想到你,米沙!

莫什金 谢谢,菲利普,谢谢。你想不想要点什么? 喝点伏特加,吃点菜……随便你。要不要我给你拿个烟斗? 我们俩还是老规矩?(拍拍他的大腿,并把他的帽子拿过来了)

什蓬季克 谢谢你,米沙,我不抽烟。

莫什金 那就吃点东西吧?

什蓬季克 不吃,谢谢。

莫什金 一路上够累的吧?

什蓬季克 还可以。我大概从莫斯科开始就一路睡到这儿。

莫什金 你就在我这儿吃午饭吧?

什蓬季克 好的。

莫什金 这就对了,好极了,朋友,好极了! 没想到你会来,真的没想到。顺便问一下,你结婚了吗?

什蓬季克 (叹了一口气)结婚了。你呢?

莫什金 没有,我,老弟,还是……我没有结婚。有孩子吗?

什蓬季克 怎么会没有! 有五个。我就是为了他们才到这儿来。

莫什金 怎么了？

什蓬季克 总不能这么呆着。得把他们都安置好。

莫什金 当然，当然……你住在哪里？

什蓬季克 你猜，很近。你知道欧洲旅馆吗？就在先纳亚大街后面。也是库钦介绍的。我说，老哥，彼得堡是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我这次还只去过冬宫广场。老实说……一座伊萨基大教堂就很了不起！还有人行道……真令人惊叹不已。

莫什金 是啊，是啊……慢慢的会叫你看得眼花缭乱……哎，菲利普，你还记得，我们那儿从前有个女邻居……

什蓬季克 想必是塔季娅娜·波多利斯卡娅？

莫什金 对，对，是她，是她。

什蓬季克 她与世长辞了，米沙……已经八年多了。

莫什金 （沉默片刻）安息吧，在天之灵！那么，你的事情怎么样？

什蓬季克 还可以，老哥，谢天谢地，我没有怨言。你的工作呢？自从你离开我们，搬到这儿来之后官运亨通了吧？

莫什金 没有，老弟，怎么可能呢！哪儿有什么官运亨通！也只能说还可以。

什蓬季克 十字勋章总有了吧？

莫什金 十字勋章是有了……（看了看门）

什蓬季克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

莫什金 是在等人。（搓手）老弟，我正在忙一件大事情。

什蓬季克 什么事情。

莫什金 你猜。

什蓬季克 我怎么猜得出来……

莫什金 不，你猜、你猜。

什蓬季克 （看着他的眼睛）你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想结婚？米沙，我告诉你，别结婚！

莫什金 （笑）别担心，老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过，你猜对了，我家里是要办婚事。

什蓬季克 （指桌上的东西）怪不得……买了这么些东西。你家里有谁结婚？

莫什金 你别急,我会告诉你,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没有空……也许到了晚上我会把许多事情都告诉你,老弟,你一定会感到奇怪。其实,三言两语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看,菲利普,我这儿是个客厅,我自己就睡在那儿……(指屏风)另一个房间里住着我的养女,她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我就是准备把她嫁出去。

什蓬季克 养女?

莫什金 对。她其实是个良家少女,九品文官别洛夫的女儿。我和她已故的母亲是在她去世前不久偶然认识的。有时候有些事情也真奇怪……的确应该承认,命运难卜!我应该告诉你,菲利普,我在这个地方只住了两年多;玛莎的母亲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就在这幢楼的四楼租了两间小房间。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叹了一口气)听说,她的丈夫临死之前把两只脚冻坏了——你想,这打击有多大?老太太过着极贫寒的生活。养老金不多,虽然有人行善,但你也知道,收入很低。有一次,老弟,我上楼梯回家,那是冬天,院工把水溅到台阶上,也没有擦干,水就在台阶上结冰了……(取出鼻烟壶)你嗅烟吗?

什蓬季克 不,谢谢。

莫什金 (用力嗅了一下)我走着走着……突然迎面来了个老太太,就是玛莎的母亲。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她不知是想给我让路还是怎么的,可是突然脚下一滑仰面摔了下来,把一条腿摔断了……就这样,把这条腿压在下面。(他站起来给什蓬季克做了一遍又坐下)你想想看,老弟,她这个年纪,这么一来是个什么情况?我当然,马上把她扶了起来,叫了人,把她抬到房间里,我让她躺在床上就跑去接骨医生……她这个可怜的人吃尽了苦头,她的女儿,我的天啊,就更不用说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每天都到她们家里去,天天去……你真不会相信,我就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上她们母女俩。老太太整整躺了六个月,最后总算康复了,能站起来走了。可是,她突然鬼使神差似地上澡堂洗澡去了。不洗澡难过。这一洗,受了凉,病了四天就去世了。我们用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办了丧事……(双手在胸前交叉起来)现在,菲利普,她女儿的处境你可想而知,啊?不,你说说,啊?一个亲人也没有。不过,说真的,她有一个亲属,是个寡妇,普里亚什基娜·卡捷丽娜——是她的姑妈;

可是这个姑妈自己一文不名。对了,那个时候在科诺托普斯基县里有她母亲的一个表兄,这个人恐怕现在也还没有死,他叫格拉奇·佩赫捷里亚,是个地主,听说很富裕。别洛娃老太太去世之后,我马上就给他写了封信,把情况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并请求他帮助,希望他能体谅这姑娘的处境。他却回了我一封信说:“天下乞丐供不起。既然你那么可怜她,你就收养她好了,我可没有这个闲工夫。”怎么办呢?我就收养了她。她一开始很长时间一直不同意,但我坚持我的意见。我对她说,您别这样,不要有什么顾虑,我是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我像爱亲生女儿那样爱您。您到哪里去呢?您总不能流浪街头。再说,她的母亲临终把她托付给我了……这样她才同意了。从那个时候起她就住在我这里。你真不知道,菲利普,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一会儿你就会见到她……你看好了,你一见她就会喜欢……

什蓬季克 我相信你,米沙,相信……那你要把她嫁给谁呢?

莫什金 也嫁给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而且,这一切都是你的忠实的仆人——我安排的。老弟,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这么说:我对我的命运毫无怨言,我很幸福,真的,很幸福……甚至于觉得不配享受这种幸福。

什蓬季克 他叫什么名字,可以问一下吗?

莫什金 怎么不可以?当然可以。事情已经谈妥了。再过两个星期,但愿上帝保佑,就举行婚礼。是皮奥特尔·伊利伊奇·维利茨基。他叫维利茨基。他和我在一个部里工作,是个非常好的青年。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十品文官,过几天就要升为九品,那就会引人注目了。他前程远大。不错,他并不富裕,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聪明、勤劳、谦虚……和上层人物有交往。他今天到我家来吃午饭。其实,他几乎天天都在这里吃午饭,只不过今天他要带一个朋友来,也是年轻人,不过是那种……(做表示重要人物的手势)是在部长身边工作的人……反正你明白这意思。

什蓬季克 噢,噢?(看了看自己)这怎么办,老哥?我总不能就这样留在你这里……让我回去换件燕尾服。

莫什金 胡说些什么!

什蓬季克 (站起来)那不行,米沙……在这个问题上你就让我自己那个……自己作主吧。否则你的客人不知会想些什么。会说,这是哪儿来的野乌鸦?……

不行,老哥,我也有自尊心,随你怎么说吧。

莫什金 (也站起来)那就随便你,不过,不要迟到。

什蓬季克 我马上就回来。(拿帽子)原来,你是和这样的人交往……(握他的手)我对你,米沙,也抱着希望……就是关于我儿子的事情……另外,我的妻子还托我办一大堆事情,真要命!光口红就让我买十卢布的,而且都要一等品的柠檬香化妆品。帮帮我的忙吧,老哥,我看你(指桌上刚买来的东西)很能干。

莫什金 完全可以,亲爱的。一方面我亲自去想办法,另一方面也请维利茨基来帮忙。他很乐于为别人效劳,一点也不骄傲。不过,他最近总好像是有病,好像情绪不好。

什蓬季克 这不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莫什金 我也有点不舒服。其实,这不要紧。我和他两个人最近不过是忙了点儿。我还是愿意为你效劳。你就尽快过来,老弟,不要客气。

什蓬季克 (握他的手)谢谢。我看你一点也没有变。

莫什金 但愿如此。(也握他的手)其实,我和维利茨基的相遇也是很特别的。

什蓬季克 (原来准备走的)怎么了?

莫什金 这我以后再讲给你听,你料想不到,他也是个孤儿。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作为监护人的叔叔把他带到彼得堡来,给他安排了工作,结果发生了一件怪事……总之,这些事情我以后再告诉你,不过他中学毕业后,又倾家荡产。幸亏遇上了我……我不耽搁你的时间了,都快三点了……

什蓬季克 几点钟吃午饭?

莫什金 四点钟,老弟,四点钟……

什蓬季克 那我还来得及……

[前厅门铃响。

是不是客人来了?

莫什金 (细听)可能……玛莎怎么还不回来?

什蓬季克 (不安地环顾四周)这怎么办,老哥,这……能不能……那个……想个办法……

[玛莎和普里亚什基娜穿着宽大的大衣上。此刻不脱大衣。

莫什金 (看见她们)啊!我们刚才还提到你了。你们到哪里去了?